

忆未曾谋面的廖章然先生

9月23日上午，棉兰林来荣先生传来一个噩耗：苏北华人历史文化馆馆长廖章然先生因新冠离开了世间。

我与廖先生的认识源于2018年1月，《国际日报》刊登了一则“苏北华人历史文化馆筹备处征集苏北华人历史资料”的启事。我按照启事的邮箱给廖老发了一封邮件：我是华人历史业余研究者，今看到贵馆征集资料启事。我有收藏一些苏北华人历史的电子书籍，如1921年出版的《张耀轩博士拓殖南洋卅周年纪念录》，1931年出版的《苏岛华侨教育丛刊》及《苏门答腊一瞥》。不知贵馆是否需要？廖老立即回复我：非常感谢您对我馆的关



爱，1921年出版的《张耀轩博士拓殖南洋卅周年纪念录》，1931年出版的《苏岛华侨教育丛刊》及《苏门答腊一瞥》，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我馆

很需要，未知该办什么手续，敢请示知。我就把这几本电子书发给廖老，并答应整理一些苏北华人历史资料再发给他。从此我们建立了微信联系。

廖老是苏北华社的慈善家、教育家，慈祥可亲，一生为传承中华文化鞠躬尽瘁。我在印尼《国际日报》、《千岛日报》发表了一些印尼华人历史的文章。2019年3月，香港生

活文化基金会主席梁俊祥先生资助我把这些文章汇集成书出版。我请廖老给我的书写几句话，他欣然答应，很快发来评语了。他说：“郑先生先后在印尼《国际日报》、《千岛日报》等发表的《开发棉兰功臣张榕轩、张耀轩昆仲》、《苏岛华教先贤谢联棠》、《亚沙汉华社先贤林国治》、《苏岛末任玛腰丘清德》等苏岛华人先贤的文章，是极为重要的史实，对激励当今印尼华社承前启后，发展华文教育，做好华社团结工作，为祖籍国文化传承，为住在国的建设发展而作出应有的贡献不可或缺的典范。”廖老对我的文章评语，激励我为抢救印尼华人史料继续前行。

更为感动的是，我只是为印尼苏北华社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廖老却记在心，每年春节都给我发了祝福语。去年，林来荣先生和纪日立先生到福建晋江参加世界林氏宗亲大会，廖老特地交代他们专程到漳州来看望我。

原本今年3月，廖老安排我和厦门南洋研究院几位老师到棉兰参加印尼华人新书发布会并参加苏北华人历史文化馆开馆仪式，由于疫情关系，这个计划推延了。没想到廖老竟与世长辞。我永远失去了与廖老见面的机会，失去了在印尼华人研究交流中的智者。斯人已去，风范永垂。愿廖老一路走好！

中国漳州 郑来发

怀念敬爱的廖章然先生

2018年最后一个周末，我结束了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采风，踏上去印尼的行程，飞机横跨马六甲海峡，风驰电掣般抵达苏门答腊岛著名的海滨城市棉兰。

一下飞机，扑面而来的一阵阵热浪让我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想着与朋友的聚会，以及领略岛上迷人的风景，我陷入了想入非非的境地。我随着签证过关的人流往前走，轮到我过关时，签证官不容分说地把我带到一个单间里，我马上意识到这就是传说中的小黑屋。我刚坐定，皮肤黝黑签证官一双亮汪汪的眼睛滴溜溜地转了一圈，用生硬的汉语对我说：“四百人民币。”我被当头一棒，差点昏厥过去。这分明是讹诈，眼前这个无赖简直是狮子大开口，竟然要这么多小费。我装作没听懂，用英语说：“sir, I don't know

what are you said?”我一边说，一边给等候在外的棉兰朋友发短信：“我被扣留……”

等候在外的华联学校秘书长陈岷生快步走进小黑屋，看上去，他们很熟，只言片语便将我带出海关。面包车疾驰在宽阔的马路上，我看到车上一张张笑脸，胖嘟嘟的林来荣，还有一位女士，姓张。她告诉我：“她受廖生委托来接我。廖生去抗震救灾了……”

我在国内的时候，与廖总邮件往来，告诉他我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抗日战争时期，巴人、郁达夫一批文化名人流亡苏北的故事。他是我此次棉兰之行的促成者。

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我终于见到了廖章然老先生，他个子不高，矍铄而充满朝气，风趣幽默地主持座谈会。会上，大家畅所欲言，谈论最多的

是巴人和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岛开展抗战活动那段沧桑历史，以及我的涉侨长篇小说《灯破碎时》，因为他们的祖辈当初为了生计闯荡南洋，一代又一代的南洋客充满艰辛与坎坷的创业，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

第二天，林先生陪我去多峇湖。多峇湖除了宜人的风景，还居住着传说中从云南远渡重洋落脚多峇湖的佤族部落。廖总忙于抗震救灾，腾出自己的私家车和司机送我去多峇湖，他叮嘱我一定去马达族的村庄看看。车子路过先达时，我们专程下车看了中国著名翻译家陈丽水先生的故居，杰出的先达抗日老战士。参观完故居，我们继续赶路，走马观花浏览了一下多峇湖的湖光山色，赶往马达山，马达族的木屋像一艘艘船舶停在半山腰，女主人古铜色的皮肤，瘦削的脸颊

上高高隆起的颧骨，她热情地邀请我上楼，我踏上简陋的木楼梯，站在门口朝里张望，简单的家居，小女孩赤脚在屋里跑。我惊奇地发现，她家里竟然有火塘，架在火塘上的水壶烧得黑漆漆，与云南滇西人家永不熄灭的火塘如出一辙。

很快，我在棉兰的采风就要结束了，廖总委托我回云南后，弄清楚多峇族是否真的是来自云南临沧的阿瓦人。回国后，我联系了云南民族研究所研究佤族文化的学者，她看了我带回去的马达族的一些用具，听了他们的讲话录音，以及马达族的房屋照片，觉得马达族与佤族相同之处不是很多。我俩突发奇想，一夜之间消失的古滇王国的建筑特点与马达族的木屋很像，但一切有待考证。我把佤族学者的观点转告廖总，他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声：“

谢谢！”因为他深知，要弄清楚古滇王国与远隔重洋的马达族之间的关系是一项巨大的科考任务。

再见了，棉兰。一大早，张女士匆匆赶来送行：“廖生安排我送你，务必看到你安全离开棉兰。”

在机场长廊的尽头，我回头望了一眼，看到她依然站在二楼，笑盈盈地对我招手，不曾想到这一瞥竟然隔断了许多。惊闻病魔夺去了廖总的生命，他是带着遗憾离去的，因为他还有许多未尽之事。

廖总终生奉献印尼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发展，为华族融入主流社会建设国家不懈奋斗，他热心接待来自祖籍国的兄弟姐妹、真诚交流、无怨无悔，是一代华社的楷模，他是苏北和印尼华族的杰出精英，永垂不朽。

（云南少数民族作家魏婕）